

# 管窥金正男

多年来,金正男对朝鲜政治的大胆谏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接班人制度问题,二是关于改革开放问题。从金正男对父亲的几次大胆谏言看,他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旗帜鲜明地反对三代世袭和主张改革开放的立场,被认为挑战了其父的权力。可以说,这正是注定了这位被“废储”的王子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据韩联社2月15日报道,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一位有关人士透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当地时间13日上午9时许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利用自助登机系统准备登机时,遭到2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投掷的不明物质袭击。随后,他在送医途中死亡。死者被推测为金正男,但由于他使用了假护照,因此为了确定他的身份和死因要进行尸检。

2012年,驻东京的各国外交官和情治人员正在热读一本书:《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此书于2012年1月紧急出版,首印3万册很快售罄,10天之内加印到第4刷,发行15万册。

在澳门、北京的三次访谈(累计超过7小时)和逾150封以上的电子邮件通信构成了书的主体。日本主流大报政治记者、资深朝鲜问题专家的客观描述和背景解读穿插其间,既有过山车般的惊心动魄,又不失知识性的连贯,读来张弛有度,饶有趣味。

## “您好!我是金正男”

2004年9月25日,时任《东京新闻》驻北京特派员的此书作者五味洋治在首都国际机场,等待来京出席关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日朝交涉的朝方首席谈判代表宋日昊抵达,却不期然邂逅了乘同一航班抵京的金正男。包括五味在内的来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等日本六大媒体的记者立即追赶上去,对正男走出机场到达大厅、去停车场准备搭乘出租车的金正男用韩语进行了随机采访。

金正男仪表整饬,态度谦和,面对记者的采访,不紧不慢,从容应对。因主要任务是采访宋日昊,6位记者未继续追踪,在金正男钻进出租车之前,分别递上了个人的名片。不料,两个多月后的12月3日,当初递过名片的几位记者同时收到一封发自韩国版Yahoo信箱的、署名“金正男”的措辞谦恭的电子邮件:

“您好!我是金正男。9月2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相会,很高兴。岁暮年初临近,祝您健康与幸福。

12月3日金正男拜”

对此,几位记者将信将疑,但不愿失去这唯一的线索,便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共朝鲜问题素有兴趣,也曾访问过金刚山和平壤,望对方提供一个交流机

会,并附上了自己在北京的联系方式(手机)。

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与金正男的通信。金正男最初的几封邮件,均是致6位日本记者的。但随着交流的深入,逐渐变成了与五味的单独通信。因为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五味对朝鲜的理解最深,不带偏见,且对他的报道最准确、到位。

从通信,到通信中断(长达6年之久),到恢复通信,直到在澳门、北京的面对面接触、采访,乃至在北京某个象征中国发展成就的顶级高层酒店的顶层酒吧深夜喝酒,不仅初期对金正男身份的怀疑完全冰释,且作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探求这位长期羁旅海外的流浪王子身世、经历的众多谜团的同时,力求窥视朝鲜这个对外部世界来说密如铁幕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政治游戏规则及民众的生活实态。

## “我背叛了父亲大人”

金正日膝下三位公子:长子金正男、次子金正哲及三子金正恩。正男是金正日与第二位夫人成惠琳所生,正哲和正恩则是金正日与第四位夫人高英姬所生。正男对其父的感情很复杂,混杂了尊敬、失望、恐惧等各种情愫。幼时的正男,颇受父亲溺爱:作为去医院接受蛀牙治疗的奖励,被赠送一辆进口高级轿车;被带到父亲的办公室,坐在其座位上,听他说“那儿就是你的席位”,等等,总之是作为宝贝公子被抚育成人的;赴瑞士留学时,父亲竟伥别而泣;羁旅海外的日子,每逢生日,父亲会亲自来国际电话庆生……“但是,我去留学以后,异母兄弟正哲、正恩及妹妹出生,父亲大人的爱好像开始向弟妹们倾斜。”“我完全成长为资本主义青年,回到北朝鲜时,父亲似乎对我有所警惕”,“大概是我背叛了父亲大人的期待吧”。

作为长子,留学时代的正男,在海外度过了自由的时光。但其回国后的“叛逆”,则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从而缩短了正男的弟妹们海外留学的时间,也严格限制了他们与当地友人的交往等行动。

正男回国后,很苦闷,“每晚泡在高级饭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烦,也曾遭到父亲的

严厉呵斥。”回首当初,他说:“现在,我反省了,确实做了理应承担到呵斥的事情。”

但纵然如此,他仍认为,“父亲的爱仍在持续。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原本就是时坏时好,只是人生的境遇不同而已。父亲是领导人,而我则在外部自由行动。父爱并未改变。”

“父亲严厉归严厉,但用情甚深,是深度思考北朝鲜未来的人。可纵然如此,有时也未必能很好地转圜。这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金正男认为,其责任“在于周围的环境和辅佐父亲大人的那些人实力不足。因为其周围尽是些只会阿谀奉承之辈,使父亲大人的形象受到了伤害”,此书中,其庇护父亲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8年,金正日因中风而病倒,正男亲赴法国,带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医生赶赴平壤为其父治疗。彼时,正男已然漂流海外多年,但仍不失作为“为人子者”的极为普通而柔软的一面。

## 向中国学习 从朝鲜出走

不仅如此,五味认为:“基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验,从少年时代起,便目睹西方诸国发展的金正男,是北朝鲜少数的开明派”,“在其父绝对权力笼罩下的北朝鲜,(金正男)是对国家应有的姿态提出疑问、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向父亲一路谏言的唯一人物”。

多年来,金正男对朝鲜政治的大胆谏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接班人制度问题,二是关于改革开放问题。对前者,他认为“父亲原本就是完全不考虑接班人的类型,况且他自己也说过不让第三代世袭的话。这话我记得曾亲耳听过,正哲、正恩应该也听过,说是要搞三代世袭的话,就会毁掉自己父亲的业绩”。

虽然从理念和出发点上,金正男反对三代世袭,但同时也承认其父最终“不得不”推动该措施的现实合理性。

从身世、阅历及多年来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正男之不同意三代世袭,确乎不仅仅是自己被“废储”后的激愤姿态,而是其父早年的教诲及自身的开明思想使然。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金正男对朝鲜的自我封闭的做法抱有强烈质疑。由于青年时代长期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他对自由经

济有深深的向往和执着的信念。他认为,“北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说:“为改善民众生活计,关注改革开放正当其时。”1996年前后,随着出入中国日益频繁,他痛感朝鲜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思潮在精英层中也有所抬头,在少壮派中不乏支持者。金正男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胆试水,在平壤市中心成立了“光明星总会社”,尝试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可殊不知,“改革开放”是父亲最忌讳的词汇,金正男每每就此谏言时,必惹震怒,遑论付诸行动。在金正日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

结果,金正男的改革尝试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扩大事件”,受到整肃,身边人的被逮捕,有的被限制行动,正男本人则被迫离开经济部门,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保卫部(朝鲜的秘密警察组织)副部长,其用意再明显不过。该事件使正男进一步意识到父亲思想的封闭性和朝鲜意识形态的执迷不悟,开始对国内环境感到失望,决心移居海外。

对于朝鲜今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可能性的问题,正男持悲观看法,“我觉得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改革,经济的破产就在眼前;改革的话,又会招致体制崩溃的危机。而进退维谷间,时间就过去了。我听说,2006年,以张成泽氏为中心,曾认真检讨过导入中国式改革开放路线的事宜。”言外之意,朝鲜改革开放已成“过去时”。

从正男对父亲的几次大胆谏言看,他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旗帜鲜明地反对三代世袭和主张改革开放的立场,被认为挑战了其父的权力。可以说,这正是注定了这位被“废储”的王子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2009年4月,金正男在平壤的活动据点“特阁”(一座别墅)遭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搜查,内部工作人员被捕(被韩国媒体报导为“特阁袭击事件”)。据悉,该事件的矛头针对正男,背后策划者正是被父亲指定为接班人的金正恩。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据说从那以后,金正男开始在回国的问题上“自肃”。

## 对日本情有独钟

2001年5月1日,四名持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的朝鲜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以非法入境嫌疑被拘留,其中的成年男性被认为是金正男。5月4日,男子一行四人,在三名日外务省官员的全程“护送”下被强制出境。四人乘头等舱,为安全计,航班的二层公务舱被包下,只有三名日本官员乘坐。这令金正男感触极深:虽涉嫌违法,被日政府强制出境,但整个应对过程却相当人性化。“承蒙负责我的案件的日本外务省两位人士的关照,表示感谢。从茨城县的设施出发至机场,搭乘巴士,一路上他们一直为我拉着帘子,直到最后才曝光于媒体。但作为民主主义国家,日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我是理解的。”

金正男原本就喜欢日本文化,以前也曾多次赴东京旅行,在新宿的餐馆吃烤肉,在赤坂的酒吧喝酒。此番“事故”,不仅没有抵消其对日本的好感,反而更添了一重尊重。这大约也是他把长篇采访的机会给日本记者的理由之一吧。

金正男与五味记者通信最频密的时期,是2010年年底。彼时,金正日正式确立了接班人,正男对此痛心疾首。一方面为了表达自己一贯的对三代世袭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以期在未来可能的政治博弈中立足于不败之地,正男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认可了作者的出版计划。他显然把记者的采访及两人的通信,作为自己唯一的信息发布渠道,藉此维系对朝鲜国内及国际社会的“互动”。

金正男礼仪周到,有信必覆。且基本不回避问题,对那些一时难以答复的敏感问题,则明示不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贵为“王子”,他却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从来不容表达,如对作者在生病时的问候,对日本震后核辐射问题的关切,等等。虽然就事论事地说,此采访项目在本质上是西方媒体的政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采访,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据财新网